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婿妬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詩曰

子息從來天數原非人力能爲
最是無中生有堪令耳目新奇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箇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巨富
年過五十不曾有子聞得樞密院東有箇算命的開
箇舖面譚人禍福無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了特衣
冠滿座多在那里候他挨次推講總管對他道我之
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子算命的
推了一回笑道公已有子了如何哄我總管道我實

不曾有子，所以求算，豈有哄汝之理？算命的把手掐了一掐道：「公年四十，卽已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無子，豈非哄我？」一箇爭道：「實不曾有一箇爭道，決已。有過，遞相爭執，同座的人多驚訝起來道：『這怎麼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會差待此公。』」自去想，只見槐官沉吟了好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我年四十時，一婢有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除非這箇緣故。」算命的道：「我說不差，公命不孤，此子仍當歸公，揔管把錢相謝了，作別而出，只見適間同在座上問命的一

豈知算
命這等
即是金
中宜得
子

獨千戶也姓李邀總管入茶坊坐下說道適遇縣公
與算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箇明白
總管道有何見教千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
也不曾有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婢却已先有孕的帶
得到家吾妻適也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
皆十五六歲了適間聽公所言莫非是公府令嗣麼
總管就把婢子容貌年齒之類兩相質問無一不合
因而兩邊各通了姓名住址大家說箇各拜各散去
了總管歸來對妻說知其事妻次日悍如做了這事
而今見夫無嗣也有些懨悔家裏已不得是真歡喜

日子之
初有禮
物名

過千戶到家，叙了同姓，認爲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
期，到他家裡去認看。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段前姓，
帶了許多東西去，餽送着千戶，并他妻子、僕妾多有
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明此鄉，果是宅上
出來的。」因命二子出拜，只見兩箇十五六的小官人，
一齊走出來，一樣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
知那一箇是他兒子，請問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
「公自認看，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
自然識認，前抱着一箇道：「此吾子也。」千戶點頭笑道：
「果然不差。」於是父子相持而哭，旁觀之人，無不垂淚。

千戶大
使

戶部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官
借設在千戶廳上酒間千戶對總管道小可既還
令郎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并令其母奉公同還
何如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携了母子同回都
下後來通籍承廕官也至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
可見人有子無子多是命裡攸定的李總管自己已
信道無見了豈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到底得以團
圓可知是逃那命裡不過小丁爲何說此一段話只
因一个富翁也犯着無見的病症豈知也係有兒被
人藏過後來一旦談認喜出非常關着許多骨肉親

跡的關目在裡頭聽小子從容的表白出來正是

越親越熱

不親不熱

附葛攀藤

總非枝葉

莫酒澆漿

終須骨血

如何好婦

忍將嗣絕

這是前生

非常冤業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惡忌情愿看丈夫無子絕後說
着員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約就有个把被人勸化勉
強依從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
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又不等他做大娘還
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認做親兄一段更有

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了絕得，方快活的。及至女兒
嫁得個女婿，分明是個異姓，無關宗支的，他偏要認
做的親，是件偏心爲他，倒勝如丈夫親子侄。豈知女
生外向，雖係吾所生，到底是別家的人。至于女婿當
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另搭架子了。自然親一支，熱
一支，女婿不如侄兒，侄兒不如兒子，縱是前妻晚
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的親戚，終久是一派好似。
別人多哩，不知這些婦人們爲何弄不明白。這個道
理話說：元朝東平府有個富人，姓劉名從善，年六十
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

此係之

天也似家私不曾生得兒子止有一个女兒小名叫
做引姐入贅一个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
十歲引姐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好利刻
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入舍爲
僮便道這家私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
是劉員外自掌把定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亦
且劉員外另有一个肚腸一來他有個兄弟劉從道
同妻竊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孫兒小名叫做引孫
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蕩
敗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覷他

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婿，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似眼中之釘，虧得劉員外暗地保全，却是畢竟碍着媽媽女婿，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長懷不忍。二來員外有個丫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婿。怎當得張郎億賴，專一使心用腹，撇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日逐炒鬧，引孫當不起激。姑劉員外也怕淘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叫引孫自尋。

偏仕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間
破房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
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眼見得一個是張郎趕去了
張郎心裡懷着鬼胎只怕小梅生下見女來若生個
小婢比還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舅這家私就一些
沒他分了要與渾家引姐商量所算那小梅那引姐
倒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若把家私分與
堂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
父親生下小兄弟來他自是喜歡的況見父親十分
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曉得張

見得大

最妙子
周全者

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筭、恰好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裡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筭計小梅的意思來、引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所筭他一人、有何難處、不爭你們使嫉妬心腸、却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怎使得、我若不在裡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做了高代的罵名、却是丈夫見我不肯做、路怕他每背地自做出來、不若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元來引姐有個堂分姑娘、嫁在東庄、是與引姐極相厚、

見得這

的每事心腹相托，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裡去分。
婉只當是托孤與他，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裡
自趕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裡要獨占家私，姨姨
你身懷有孕，他好生嫉妬，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
已也要放精細些。」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
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獨自一身，怎提防得許多？只
望姑娘凡百照顧則箇。」引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
關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托着五臟的，他
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
等却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他怎麼做主。

引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數，況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冤家了，你怎當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姨熟商量。小梅道：姑娘有何高見？引姐道：東庄裡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在他那里分娩，托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托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像意走了，他每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罷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個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你

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足見姑娘厚情、殺身難報、引姐道、我也只爲不、忍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日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小梅道、姑娘大恩、經板見印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着機會、還未及行、員外一日要到庄上收割、因爲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傭生嫉妬、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兒女傭管了、又怕媽媽難爲小梅、請將媽媽過來、對他說道、媽媽你曉得、借甕釀酒麼、媽媽道、怎地說、員外道、假如

改春月
牙音
人聲那
酒之
無

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裡做酒、酒熟了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只借得他家伙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日或兒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那妮子或典或賣、要不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裡生下的要緊、這不當是借甕釀酒、媽媽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覷着他便了你放心、庄上去、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書、都攤將出來、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郎伸手火裡去、搶被火一通燒壞了、指頭叫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使、媽媽道、借與人家

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趲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
書燒掉了員外道我沒有這幾貫業錢安知不已有
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若沒有這幾貫業
錢我也不消擔得這許多干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
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別人的做甚不
如積些陰德燒掉了些家裡湏用不了或者天可憐
見不絕我後得個小廝兒也不見得說罷自往庄上
去了張郎聽見適纔丈人所言道是暗暗裡有些侵
着他一發不像意道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
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庄上便當真做一做

男主人
不遠

媒人
有良心

也絕了後慮。又來與渾家商量，引姐兒事體已急了。他日前已與東庄姑娘說知，就裡當下指點了。小梅徑叫他到那里藏過，來哄丈夫。道：「小梅這丫頭看見我，每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紙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這怎麼好？」張郎道：「逃走是丫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氣力。」引郎道：「只是父親知道，頂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沖撞他。他自己走了的。」父親也抱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媽。大家商量去。」夫妻兩個來對媽媽說了。媽媽道：「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係大年紀，見有這些兒

那不可
比諒者
但歸于
變耳

才多者子

卷三十一

指望喜歡不盡在庄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麼有這等
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麼反勾當來引姐道。
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干我們事。媽媽心裡也
疑心道別有緣故却是護着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
沒作有便認做走了也。乾淨那里還來查着只怕員
外煩惱又怕員外疑心。三口兒都趕到庄上與員外
說。員外見他每齊來只道是報他生兒喜信。心下鵲
突見說出這話來。驚得木呆。心裡想道。家裡雖爲他
不過過走了他。這是有。的。只。可。惜。帶。了。胎。去。又。嘆。口
氣道。看起一家這等光景。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

勾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苦累他
母子性命淚汪汪的忍著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
們如此算計我則為著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趨著
做守財虜倒與他們受用我揔是沒後代趁我手裡
施捨了些去也好懷著一天忿氣大張着榜子約着
明日到開元寺裡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
裡不捨得只為見丈人心下煩惱不敢與他到了明
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裡散去到得
寺裡那貧難的紛紛的來了但見

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癲的瓊裏賢行暗啞的

鈴當口說。磕頭撞腦拿差了。柱拐五喧嘩。摸壁扶牆。踹錯了陰溝。相怨悵。鬧熱熱。携兒帶女。苦懷懷。單夫隻妻。都念道。明中捨去。宿中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分付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個劉九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一貫。我叫這孩子自認做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傍做個証見。幫襯一聲。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果然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這小的另是一家麼。大都子傍邊答應。

無端端
寶收箱
如此

道另是一家，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頂學不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羅橫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我有兒子，是請得錢，干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止不住他的口。劉員外已聽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沒下梢，悲哀不止。」連媽媽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處，散罷，只

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媽施禮。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娘，前與侄兒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這里散錢，特來借些使用。」員外碍着媽媽在傍，看見媽媽不做聲，就假意道：「我前日與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些營生？便是這樣沒了。」引孫道：「侄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你用，狠狠要打。媽媽假意相勸，引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惱哩，舅舅走罷。」引孫只不肯去，苦要求錢。員外

病
窮
孝
亦

將條柱杖、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
勸引孫前走、員外趕去、走上半里來路、連引孫也不
曉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外見沒了
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的跪倒、員外撫着哭道、
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肉、只
看得你、你伯娘雖然不明理、却也心慈的、只是婦人
一騎偏見、不看得破、不曉得別人的肉、恨不熱那張
郎、不是良人、湏有日生分起來、我好歹勸化你伯娘
轉意、你只要時節邊、勤勤到墳頭上去看看、只一兩
年間、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裡有兩錠鈔、

小人之
家如此

我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却道是自今已後，家財再沒處走動，儘勾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孫自主，要另立個鋪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像人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積祖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虧得女兒引姐，着實在裡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漢心性硬劣，只逞自意，那里來顧前顧後，亦即女兒家順着丈夫，日逐慣了，也漸漸有些。

備
臣
前
言
不
明

國
私
意
也
另
大
意

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也不覺得的，當不得有心
的，看不過一日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祖。張郎
既掌把了劉家家私，少不得劉家祖墳要張郎支持，
去祭掃。張郎端正了春盛擔子，先同渾家到墳上去，
年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己祖墳上去，此
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引姐道，
怎麼不照舊先在俺家的墳上，等婆婆來上過了，再
去。張郎道：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裡，
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引姐拗丈夫不過，只得隨他
先去上墳。不題。那媽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到墳上。

來員外問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里多時了媽媽道
這時張郎已擺設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里等了
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
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
濕土在那里劉員外心裡明知是侄兒引孫到此過
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對媽媽道這又作
怪女兒女婿不曾來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
又等了一回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
道俺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拜罷員外問媽
媽道俺老兩口見百年之後在那里埋葬便好媽媽

指着高岡見上說道這答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
這所在埋葬也好貝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和你的
分指着一塊下洼水淪的絕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
這里媽媽道我每又不少錢憑揀着好的所在怕不
是我們葬怎麼倒在那水淪的絕地貝外道高岡
有龍氣的頂讓他有兒子的葬要圖箇後代興旺俺
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
骨頭俺是沒有後代的不必好地了媽媽道俺怎生
沒後代現有姐姐姐夫哩貝外道我可忘了他們還
未來我和你且說閒話我且問你我姓什麼媽媽道

有如此
更直窮
到底可
惜乎下
篇

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甚麼
媽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裡
媽媽道又好笑我湏是嫁了你劉家來員外道街上
人喚你是劉媽媽喚你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
雞隨雞嫁狗隨狗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
麼叫我做李媽媽員外道原來你這骨頭也屬了俺
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
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
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裡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裡
葬去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去張家墳裡葬去說

到這句媽媽。媽媽不覺的鼻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得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媽媽故聲哭將起來。道。員外怎生直想到這裏。俺無見的。真箇好苦。員外道。媽媽。你纔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裡親人也。湏是一瓜一蒂。生前望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況且平日看見女婿的喬做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正說間。只見引孫來墳頭。收拾鐵鋤。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

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你來此做甚麼、引孫道、侄兒特來上墳添土來、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墳添土過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惱引孫道、你爲甚麼不挑了春盛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却如此草率、引孫道、侄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畧表表做子孫的心、員外道、媽媽你聽說麼、那有春盛擔子的、爲不是子孫、這時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道、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庄宅、石羊石虎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里做甚麼、媽媽道、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

到俺劉家墳上來、員外道、媽媽你纔曉得、引孫是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姐姐夫是子孫、麻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侄兒只在我家裡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記着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箇侄兒怎敢、媽媽道、嘆的穿的、我多照管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引孫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看、劉氏二脉、照管孩兒、則箇媽媽簌簌的掉下淚來、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里來、所以遲了、媽媽道、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老兩口兒等

我連之
另出于
日發快
兩快哉

拍案驚奇

卷三十八

上

尚友堂

這半日、張郎道：「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
事媽媽道：「姐姐呢？」張郎道：「姐姐也是張家媳婦，媽媽。」
見這幾句話，恰恰對着適間所言的氣，得目睜口呆。
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掌把着劉。」
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匙鑰的匣兒奪將。」
過來道：「已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
道：「今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此時連劉員外也不料。」
媽媽如此次斷，那張郎與引如平日，護他慣了的一。」
餐不知在那里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裡道：「怎麼連媽。」
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

自。的。了。張。郎。還。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我。
劉。家。祖。宗。不。喫。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歡。而。
散。張。郎。與。引。姐。回。到。家。來。好。生。埋。怨。道。誰。匡。先。上。了。
自。家。墳。討。得。此。番。發。惱。不。打。緊。連。家。私。也。拿。去。與。引。
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却。又。是。媽。媽。做。上。的。一。發。
作。怪。引。姐。道。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
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豫。先。
走。了。若。畱。得。他。在。時。生。下。個。兄。弟。須。不。讓。那。引。孫。做。
天。氣。况。且。自。已。兄。弟。還。情。愿。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
干。張。郎。道。平。日。又。與。他。冤。家。對。頭。如。今。他。當。了。家。我。

們倒要在能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則箇引姐道：是媽媽主的意思，如何求得轉？我有道理。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計將安出？引姐只不肯說，但道是做出便見，不必細問。明日劉員外做箇東道，請着隣里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引姐曉得這箇消息，道是張郎沒趣，打發出外去了。自己着人悄悄東庄姑娘處說了，接了小僮家來。元來小梅在東庄分婉生下，一箇兒子已是三歲了。引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觀他。引孫只不把家裡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別樣。

終有女施之氣

毒害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纔與父母說破而令
爲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
日來劉員外道爹爹不認女婿做兒子罷怎麼連
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
些引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親員外道你
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引姐道便做道是
親未必就該是他掌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
他的纔奪得他那里還有引姐笑道只怕有也不見
得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
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

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
小梅大驚道：你在那里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
逃走？須守着孩兒哩。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着兒
子道：這箇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箇就是你所生
的孩兒。一向怎麼說？敢是夢裡麼？小梅道：只問姑娘
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姐姐快說些箇引姐道：父
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姨有半
年身孕，張郎使嫉妬心腸，要所弄小梅女兒想來父
親有許大年紀，若所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
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張庄姑家，今在

不悔是
大証見

女兒俱
齊未可
認劉只
護劉也
和問女
與齊同

得了這箇孩兒這三年只在東庄姑姑處撫養身衣
口食多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
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
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小梅也道
其實虧了姑娘若當日不如此周全怎保得今日有
這箇孩兒劉員外聽罷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裡感
激着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劉員外
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元來親的只是親女
兒姓劉到底也還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
壞了今日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

必而謀
翰直書
要矣

北來驚奇

卷三十八

九

安墳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箇主意。把家私做三分分開。女兒侄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當日叫家人尋了張郎家來。一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隣舍諸親。就做了箇分家筵席。盡歡而散。此後劉媽媽認了真。十分愛惜着孩兒。員外與小梅自不必說。引姐引孫。又各內外保全。張郎雖是嫉妬。也用不着畢竟培養得孩兒成立起來。此是劉員外廣施陰德。到底有後。又恩待骨肉。原受骨肉之報。所謂親一支熱一支也。有詩爲証。

女壻如何有異圖
若非孝女關疼熱

總因時判令親疎
畢竟劉家有後無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

拍案驚奇卷三十九

喬執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詩云

自古有神巫

其術能役鬼

禍福如燭照

妙解陰陽理

不獨傾公卿

時亦動天子

豈似後世者

其人撫村鄙

語言甚不倫

偏能惑閭里

淫祀無虛日

枉殺供牲醴

安得西門豹

投畀鄴河水

話說男巫女覲自古有之漢時謂之下神唐世呼爲

見鬼人、儘能役使鬼神、曉得人家禍福休咎、令人趨避、頗有靈驗、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甚至朝廷宮闈之中、有時召用此、皆有箇真傳授、可以行得去、做得來的、不是荒唐、却是世間的事、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無知男女、妄稱神鬼、假說陰陽、一些影響、沒有的、也一般會哄動鄉民、做張做勢的、從古來就有、了直到如今、真有術的巫覡、已失其傳、無過是些鄉裡村夫游嘴老嫗、男稱太保、女稱師娘、假說降神召鬼、哄騙愚人口裡說漢話、便道神道來了、却是脫不得鄉氣、信口胡柴的、多是不圖圖的官話、扯撰出

哭上有
不識字
仙人則
亦有不
合官話
的神道

來的字眼。正經人聽了，渾身麻木，忍哭不住的。鄉里人信是活靈活現的神道，區區的信伏，不知天下曾有那不會講官話的神道麼？又還一件可恨處，見人家有病，人來求他，他先前只說救不得，直到拜求懇切了，口裏說出許多牛羊豬狗的愿心來，要這家脫衣典當，殺生害命，還恐怕神道不肯收，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燒獻無效，再不忍恨他，疑心他只說不曾盡得心，神道不肯收，見得如此，越燒獻得緊了，不知弄人家費多少錢鈔，傷多少性命，不過供得他一時亂話，喫得些騙得些罷了。律上禁止師巫邪術，

其法甚嚴也、還加他邪術二字

還成一家說話

而今并那邪不成邪術不成術

開弄愚民信伏

習以成風、真是痼疾不可解、只如

有識之人的笑

柄而已、蘇州有箇小民姓夏、見這些師巫與頭也去

投着師父、指望傳些真術、豈知費了拜見錢、並無其

術法得傳、只教得些游嘴門面的話頭、就是祖傳來

輩輩相授的秘訣、習熟了、打點開場施行、其隣有箇

范春元、名汝輿、最好戲耍、曉得他是頭番初試、原沒

甚本領的、設意要弄他一場笑話、來哄他道你初次

降神、必須露些靈異出來、人纔信服、我忝爲你隣人、

與你商量箇計較。幫襯着你等別人驚駭方妙。夏丕道相公有何妙計。范春元道。明日等你上塲時。節吾手裡拿着糖糕。叫你猜你一猜。就着我就贊嘆起來。這些人自然信服了。夏丕道相公肯如此幫襯小人。小人萬幸。到得明日。遠近多傳。道新太保降神來觀看的甚衆。夏丕登場。正在捏神搗鬼。教慾打癡之際。范春元手中捏着一把物事來問道。你猜得我掌中何物。便是真神道。夏丕笑道。手中是糖糕。范春元假意拜下去。道。猜得着。果是神明。卽拿手中之物塞在他口裡去。夏丕只道是糖糕。一口接了。誰知不是糖。

唐虞
善戲謔
也

拍案驚奇

卷三十九

三

糕滋味又臭又硬甚不好吃欲待吐出先前猜錯了恐怕露出馬脚只得攢眉忍苦嚥了下去范春元見喫完了發一瘡道好神明喫了乾狗屎了衆人起初看見他喫法煩難也有些疑心及見范春元說破曉得被他做作盡皆哄然大笑一時散去夏巫喫了這場羞傳將開去此後再弄不興了似此等虛妄之人該是這樣處置他纔妙怎當得愚民要信他騙哄虧范春元是箇讀書之人弄他這些破綻出來若不然時又被他胡行了范春元不足奇宋時還有箇小人也會不信師巫弄他一場笑話華亭金山廟臨河邊

作
話

乃是漢霍將軍祠地方人相傳道是錢王霸吳越時
他曾起陰兵相助故此崇建靈宮淳熙末年廟中有
箇巫者因時節邊聚集縣人捏神搖鬼訖將軍附體
宣言祈祝他的廣有福利縣人信了紛競前來獨有
錢寺正家一箇幹僕沈暉、倔強不信、出語譴侮、有與
他一班相好的、恐怕他觸犯了神明、盡以好言相勸、
叫他不可如此戲弄、那廟坐宣言道、將軍甚是惱怒、
要來降禍、沈暉偏要與他爭辨道、人生禍福、天做定
的、那里什麼將軍來擺佈得、我就是將軍有靈、決不
附着你這等村蠢之夫來說禍說福的、王在爭辨之

時沈暉一交跌倒，口流涎沫，登時暈去。內中有同來的奔告他家裡，妻子多來看視，見了這箇光景，分明認是得罪神道了，拜着廟巫討饒。廟巫越救起腔來，道：「悔謝不早，將軍盛怒已執錄了精魄，押赴酆都，死在頃刻，救不得了。」廟巫看見暈去不醒，正中下懷，落得大言恐嚇。妻子驚惶無計，對着神像只是叩頭，又苦苦哀求。廟巫把話來說得狠了，妻子只得拊尸慟哭。看的人越多了，相戒道：「神明利害如此，戲謔不得的。」廟巫一發做着天氣，十分得意，只見沈暉在地下撲的跳將起來。衆人盡道是強魂所使，俱各

漢袍
絕真是
韓侯

驚開沈暉在人叢中躍出扭住廟巫連打數掌連
把你這枉口嚼舌的不要慌那曾見我鄧都去了妻
子道你適纔却怎麼來沈暉大笑道我見這些人信
他故意做這箇光景要他一要有甚麼神道來廟巫
一場沒趣私下走出廟去躲了合廟之人盡皆散去
從此也再弄不興了看官只看這兩件事你道巫師
該信不該信所以聰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千人
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婦一竅不通的小子而今說一
箇極做天氣的巫師撞着箇極不下氣的官人弄出
一場極暢快的事來比着西門豹投巫還覺希罕正

是

奸欺妄欲言生死。寧知受欺正於此。
世人認做活神明。只合同嘗乾狗屎。

話說唐武宗會昌年間有箇晉陽縣令姓狄名維謙。
乃反周爲唐的名臣狄梁公仁傑之後守官清恪立
心剛正凡事只從直道上做去隨你強橫的他不_京怕
京上_京官也多謙讓他一分治得箇晉陽戶不夜閉道
不拾遺百姓家家感德叩恩無不贊嘆的誰知天災
流行也是晉陽地方一箇悻氣雖有這等好官在上
天道一時亢旱起來自春至夏四五箇月內並無半

點雨澤但見

田中紋坼井底塵生滾滾烟飛盡是晴光浮動
微微風撼元來煖氣薰蒸颯颯不絕聲止得泥
漿半杓車戽無虛刻何來活水一泓供養着五
湖四海行雨龍王急迫煞八口一家喝風狗命
止有一輪紅日炎炎照那見四野陰雲款款興

旱得那晉陽數百里之地土燥山焦港枯泉涸艸木
不生禾苗盡稿急得那狄縣令屏去侍從儀衛在城
隍廟中跣足步禱不見一些微應一面戒磨羞禁屠
宰日日行香夜夜露禱凡是那救旱之政沒一件不

刻言而
得之
其為理
宜為而
與政宜
彭故耳

限其有
此等所
以此疏
行得去

做過了話分兩頭、本州有箇無賴邪民、姓郭名賽璞、自幼好習符咒、投着一箇并州來的女巫、結爲夥伴、名稱師兄師妹、其實暗地裡當做夫妻、兩箇一正一副、花嘴騙舌、哄動鄉民、不消說、亦且男人外邊招搖、女人內邊蠱惑、連那官宦大戶人家、也有要禱除災禍的、也有要祛除疾病的、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魘魘和好的、也有妻妾相妒、要他各使魘魘的、種種不一、弄得太原州界內七顛八倒、本州監軍使、乃是內監出身、這些太監心性、一發敬信的、不得、監軍使道要朝京、因爲那時朝廷也重這些左道異術、郭賽璞

小
有後
勉人

與女巫便思量隨着監軍使之便，到京師走走圖些
僥倖。那監軍使也要作興他們，主張帶了他們去，到
得京師，真是五方雜聚之所，奸宄易藏，邪言易播。他
們施符設咒，救病除妖，偶然撞着小小一些應驗，便
一傳兩，兩傳三，各處傳將開去，道是異人異術，分明
是一對活神仙在京裡了。及至來見他的，他們習着
這些大言不慚的話，頭見神見鬼，說得活靈活現，又
且兩箇一鼓一板，你強我賽，除非是正人君子，不爲
所惑。隨你嘩嘩伶俐的好漢，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
沒一箇不着他道兒。外邊旣已開傳其名，又因監軍

使到井司各監贊揚，弄得這些太監往來的多了。女巫遂得出入宮掖，時有恩賚，又得太監們討觀之力。貧緣聖旨，男女巫俱得賜號天師元來。唐時崇尚道術，道號天師，僧賜紫衣，多是不以爲意的事，却也沒箇什麼職掌衙門，也不是什麼正經品職，不過取得箇聲好聽，恐動鄉里而已。郭賽璞既得此號，便思榮歸故鄉，同了這女巫，仍舊到太原州來。此時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盡稱他每爲天師，他也粧模作樣，一發與未進京的時節，氣勢大不同了。正值晉陽大旱之際，無計可施，狄縣令出着告示，道：「不拘官吏軍民人」

等如有能興雲致雨本縣不惜重禮酬謝告示既出
有縣裡一班父老率領着若干百姓來稟縣令道本
州郭天師符術高妙名滿京都天子尚然加禮若得
他一至本縣祠中那祈求雨澤如反掌之易只恐他
尊貴不能勾得他來須得相公虔誠敦請必求其至
以救百姓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狄縣令道若果然
其術有靈我豈不能爲着百姓屈已求他只恐此輩
是大奸猾煽起浮名未必有真本事亦且假竊聲號
妄自尊大請得他來徒增爾輩一番騷擾不能有益
不如就近訪那真正好道潛脩得力的未必無人或

者有得出來應募定勝此輩虛囂的一倍本縣所以未敢募名開此妄端耳父老道相公所見固是但天下有其名必有其實見放着那朝野聞名嘩嘩的天師不求還那里去另訪得道的這是現鐘不打又去煉銅了若相公恐怕供給煩難百姓們情愿照里遞人丁派出做公費只要相公做主求得天師來便莫大之恩了縣令道你們所見既定我何所惜於是縣令備着花紅表裡寫着懇請書啟差個知事的吏典代縣令親身行禮備述來意已畢天師意態甚是倨傲聽了一回慢然答道要祈雨麼衆人叩頭道正是

此間
尚不
為要

愚民
等

天降火道亢旱乃是天意必是本方百姓罪惡深重
且平縣官吏貪污不道上天降罰見得如此我等
奉天行道怎肯違了天心替你們祈雨眾人又叩頭
道若說本縣縣官甚是清正有餘因為小民作業上
天降災縣官心生不忍特募天師大名敢來禮聘屈
尊到縣祈請一壇甘雨萬勿推却萬民感戴天師又
笑道我等豈肯輕易赴汝小縣之請再三不肯更與
等回來回覆了狄縣令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天師
不肯來我輩眼見得不能存活了還是縣宰相公再
行敦請是必要他一來便好縣令沒奈何只得又加

禮物除差了一人另寫了懇切書啟又中個文書到州裡、央州將分上、懇請必來、州將見縣間如此懇懇只得自去、厚望天師求他一行、天師見州將自來、不得已方纔許諾、衆人見天師肯行、歡聲動地、恨不得連身子都許下他來、天師叫備男女轎各一乘、同着女師前往、這邊吏典父老人等、惟命是從、敢不齊整、備着男女二轎、多結束得分外鮮明、一路上秉香燃燭、幢幡寶蓋、真似迎着一雙活佛來了、到得晉陽界上、狄縣令當先迎着他、兩人出了轎、與縣令見禮畢、縣令把着盞、替他兩個上了花紅綵段、備過馬來換了。

第八家
縣村鄉
之禍安
習不敗

轎縣令親替他籠着馬，鼓樂前導，迎至祠中，先擺着
下馬酒筵，極其豐盛，就把鋪陳行李之類，收拾在祠
後潔淨房內。縣令道了安置，別了自去，專候明日作
用。不題。却說天師到房中，對女巫道：「此縣中要我每
祈雨，意思虔誠，禮儀豐厚，只好這等了。」滿縣官吏人
民，個個仰望着下雨。假若我們做張做勢，造化撞着
了，下雨便好，倘不遇巧，怎生打發得這些人？女巫道：「
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戲這樣小事，就費計較。明
日我每只把雨期約得遠些，天氣晴得久了，好又多
少下些，有一兩點灑灑，便算是我們功德了。」萬一到

是幸好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底不下，只是尋他們事故。左也是他，不是右也是他。不是弄得他們不耐煩，我們做個天氣，只是撒着要去，不肯再留。那時只道惱了我們性子，扳留不住，自家只好忙亂。那個還來議我們的背後不成？天師道有理，他既十分敬重我們，料不敢拏我們破綻。只是老着臉皮做便了。商量已定，次日縣令到祠請祈雨。天師傳命，就於祠前設立小壇，停當天師同女巫在城隍神前，口裡胡言亂語的說了好些鬼話。一同上壇來，天師登位，敲動令牌，女巫將着九環單皮衣，打的廟琅琅價響，燒了好幾道符。天師站在高處，

四下一望看見東北上微微有些雲氣思量道夏雨
非風生莫不是數日內有雨落得先說破了做個人
情下壇來對縣令道我爲你飛符上界請雨已奉上
帝命下了只要你們至誠三日後雨當沾足這句說
話傳開去萬民無不踴躍喜歡四郊士庶多來團集
了只等下雨懸懸望到三日期滿只見天氣越晴得
正路了

烈日當空浮雲掃淨蝗蝻得意乘熱氣以飛揚
魚鼈潛踪在湯池而蹶踏輕風罕見直挺挺不
動五方旗黥雨無徵苦哀哀只聞一路哭

縣令同了若干百姓來問天師道三日期已滿怎不見一些影響天師道災沴必非虛生實由縣令無德故此上天不應我今爲你虔誠再告狄縣令見說他無德自己引罪道下官不職災禍自當怎忍貽累於百姓萬望天師曲爲周庇儘使折盡下官福算換得一場雨澤救取萬民不勝感戴天師道亢旱必有旱魃我今爲你一而祈求雨澤一面搜尋旱魃保你七日之期自然有雨縣令道旱魃之說詩書有之只是如何搜尋天師道此不過在民間你不要管我縣令道果然搜尋得出致得雨來但憑天師行事天師就

令女巫到民間各處尋旱魃，但見民間有懷胎十月將足者，便道是旱魃在腹內，要將藥墮下他來。民間多慌了，他又自恃是女人，淫一家內室，不走進去，但是有懷孕的多瞞他，不過富家恐怕出醜，只得將錢財買燭他，所得賄賂無算，只把一兩家貧婦帶到官來，只說是旱魃之母，將水澆他。縣令明知無干，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儘意奉承他。到了七日，天色仍復如舊，毫無效驗，有詩爲証：

旱魃如何在婦胎，
雖然不是祈禳法。

奸徒設計詐人財，
只合雷聲頭上來。

對溪語

小意不

陰

說合若

當為其

了式書

大小兒

且此

一此其

如此作爲十日有多天不湊趣假如肯輕輕鬆鬆洒
下了幾點也要算他功勞滿場賣弄本事受酬謝去
了怎當得乾陣也不打一個兩人自覺沒趣推道是
此方未該有雨檐閣在此無用一面收拾立刻要還
本州這些愚騃百姓一發慌了嚷道天師在此尚然
不能下雨若天師去了這雨再下不成了豈非一方
百姓該死多來苦告縣令定要扳留縣令極是愛百
姓的順着民情只得去拜告苦留道天師既然肯爲
萬姓特地來此還求至心祈禱必求個應驗救此一
方如何做個勞而無功去了天師被縣令禮求百姓

海而青
縣百姓
所以
其野

苦告無言可答。自想道：若不放下個臉來，怎生纏得過？勃然變色，罵縣令道：「庸瑣官人，不知天道！你做官不才，本方該減天時，不肯下雨，留我在此何幹？縣令不敢回言與辨，但稱謝道：『本方有罪，自干天譴，非敢更煩天師。』但特地勞費天師到此一番，明日消要治酒奉餞，所以屈留一宿。天師方纔和道：『明日必不可遲了。』縣令別去。自到衙門裡來，召集衙門中人，對他道：『此輩猾徒，我明知矯誣無益，只因愚民輕信，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以致不能得雨。而今我奉事之禮，祈懇之誠，已無所不盡，只好這等了。』他不說自

卷三十九
上

已邪妄沒力、反將惡語、管我、我忝居人上、今爲巫
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明日我若有所指揮、你等
須要一一依我而行、不管有甚好、歹是非、我身自當
之、你們不可遲疑、落後了、這個狄縣令一向威嚴、又
且德政在人、個個信服、他的分付、那一個不依從的、
當日衙門人等、俱各領命而散、次早縣門未開、已報
天師嚴飭歸轍、一面催促起身了、管辦吏來問道、今
日相公與天師餞行、酒席還是設在縣裡、還是設在
祠裡、也要預先整備、纔好、怕一時來不迭、縣令冷笑
道、有甚來不迭、竟叫打頭踏到祠中來、與天師送行、

隨從的人多疑心道、酒席未曾見、如何送行、那遇
祠中天師也、道縣官旣然送行、不知設在縣中、還是
祠中、如何不見一些動靜、等得心焦、正在祠中發作
道、這樣怠慢的縣官、怎得天肯下雨、湏臾間縣令已
到天師還帶着怒色、同女巫一齊嚷道、我們要回去
的、如何沒些事故、擔閣我們甚麼道理、既要餞行、何
不快些、縣令改容大喝道、大膽的奸徒、你左道女巫、
妖惑日久、撞在我手、當須死在今日、還敢說歸去麼、
喝一聲、左右、拏下官長分付、從人怎敢不從、一夥公
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提了鐵鍊、如鷹拏燕雀、把兩

節此劇
快便當
大雨如

人扣脰頸鎖下扭將下來縣令先告賊隍道觀妖
徒哄騙愚民誣妄神道今日請爲神明除之喝令按
倒在賊隍面前道我今與你二人餞行各鞭背三十
打鴛皮開肉綻血濺庭堦鞭罷細縛起來投在祠前
漂水之內可笑郭賽璞與并州女巫做了「世邪人
今日死于非命

強項官人不受挫 妄作妖巫干托大
神前杖背神不靈 瓦罐不離井上破

狄縣令立刻之間除了兩個天師左右盡皆失色有
老成的來稟道欺妄之徒相公除了甚當只是天師

天降
不止
也

之說朝廷所賜萬一上司嘆怪朝廷罪責如之奈何
縣令道此輩人無恨絆有權術留下他冤仇不解必
受他中傷既死之後如飛蓬斷便還有甚麼親識故
舊來黨護他的即使朝廷青我捫殺我拚着一官便
了沒甚大事衆皆唯唯服其胆量縣令又自想道我
除了天師若雨澤仍舊不案無知愚民越要歸咎于
我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我想神明在上有感必通
妄誕庸奴原非感格之輩若堂堂縣宰爲民請命豈
有一念至誠不蒙鑒察之理遂叩首神前虔禱道誣
妄奸徒身行穢事口出誣言玷污神德謹已誅訖上

四公
山精術
填編同
此一公
年

天雨澤既、不輕、徇妖妄、必當鑒念、正直、再無感應、是、
神明、不靈、善惡、無別矣、若果係縣令不德、罪止一身、
不宜重害百姓、今叩首神前、維謙、餐心、從此在祠後、
高岡、烈日之中、立曝其身、不得雨、情愿稿死、誓不休、
息、言畢、再拜而出、那祠後有山高可十丈、縣令即命、
設席焚香、簪冠執笏、朝服獨立於上、分付從吏俱各、
散去聽候、闔城士民、聽知縣令如此行事、大家駭愕、
起來道、天師如何打死得的天師、決定不死、邑長惹、
了他、必有奇禍、如何是好、又見說道、縣令在祠後高、
岡、烈日中、自行曝晒、祈禱上天去了、於是奔走紛、

紘、蓋來觀看、攪做了人山人海、城牆也似、玃將龍來、
可煞怪異、真是來意至誠、無不感應、起初縣令步到、
岡上之時、炎威正熾、砂石流鏢、待等縣令站得脚定、
了、忽然一片黑雲、推將起來、大如車蓋、恰恰把縣令、
所立之處、遮得無一點日光、四周日色盡暝、他不著、
自此一片起來、四下裡慢慢黑雲團團接着、與起初、
這覆頂的混做一塊、生成了雷震數聲、甘雨大注、但、
見、

千山霞靄、萬境昏霾、珠飛流、空中宛轉群龍、
舞、怒號狂嘯、野外奔騰、萬騎來、閃爍燦曳兩道、

流光開轟轟鳴幾聲連鼓淋漓無已只教農子
心歡震疊不停最是無人胆怯

這場雨足足下了一個多時辰直下得溝盈漚滿原
野滂流士民拍手歡呼感激縣令相公爲民辛苦諭
萬數千的跑上岡來擁擁着狄公自山而下脫下長
衣當了傘子遮着雨點老幼婦女拖泥帶水連路只
是叩頭贊誦狄公反有好些不過意道快不要如此
此天意救民本縣何德怎當得衆人愚迷的多不曉
得精誠所感但見縣官打殺了天師又會得祈雨異
竟神道廣大手眼又比天師高強把先前崇奉天師

聖鑒

這些處誠多，核在縣令身上了。縣令到廳分付百姓各散，隨取了各鄉各堡雨數尺寸文書申報上司去。那時州將在州先聞得縣官杖殺巫者，也有些怪他輕舉妄動，道是禮請去的，縱不得雨，何至於成若罪。竟請雨不得，豈不枉殺無辜？及見文書上來，報着四郊雨足，又見百姓雪片也似投狀來，稱贊縣令曝身致雨許多好處。州將纔曉得縣令正人君子政績殊常，深加歎異，有心要表揚他，又恐朝廷怪他杖殺巫者，只得上表一道，明列其事，內中入畧云：

郭巫等猥瑣細民，妖誣惑衆，雖竊名號，搥屬貴

緣及在鄉里，瀆神害下，凌轅邑長，守土之官，爲民誅之，亦不爲過。狄某力足除奸，誠能動物，曝軀致雨，具見異績。聖世能臣，禮宜優異。

云

云

其時藩鎮有權，州將表上，朝廷不敢有異，亦且郭巫等原係無籍棍徒，一時在京冒濫寵榮，到得出外多時，京中原無羽翼，心腹記他在心上的，就打死了。没人仇恨，名雖天師，只當殺個平民罷了。果然不出狄縣令所料。那晉陽是彼時非京，一時狄縣令政聲，朝野喧傳，盡皆欽服其人品。不一日詔書下來，褒異詔云。

維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視茲天厲將瀕乎民
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椒之畏景
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
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
特頒朱紱俾耀劍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當下賜錢五十萬以賞其功從此秋縣令遂爲唐朝
名臣後來陞任去後本縣百姓感他建造生祠香火
不絕祈晴禱雨無不應驗只是一念剛正見得如此
可見邪不能勝正那些喬妝做勢的平師做了水中
淹死鬼不啻幾時尋還尋不到世人告言區區

看此段話文有詩爲証

盡道天師術有靈，如何水底不迴生。
試看甘雨隨車後，始信如神是至誠。

附

錄

卽空觀評閱出像小說

拍案驚奇

卽空觀主人胸中磊塊故須斗酒之澆腹底芳腴時露一瓣之
味凡舉世盛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掀拾奇案演敷快暢原
欲作規箴之善物矢不爲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覽
者賞鑒何異藏求

金閨安少雲梓行

拍案驚奇目錄

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罨龍殼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羞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卷之三

劉東山誇妓順城門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奏吉日裴越客乘龍

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媼迷花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聞異法

卷之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綠

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卷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鎮案

卷十四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卷十七

西山觀設錄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稍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稽山大士誅邪

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卷二十七

傾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

通閨閨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寬報生前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卷三十二

喬允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隊師入定

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菴

靜觀尼晝錦黃沙街

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卷三十六

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壻妬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拍案驚奇目錄終

拍案驚奇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詩云

人生凡事有前期，尤是功名難強爲。
多少英雄埋沒殺，只因莫與指途迷。

話說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沒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齊福不齊。隨你胸中錦綉，筆下龍蛇，若是命運不對，到不如乳臭小兒，賣菜傭，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時以詩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萬世推尊的詩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多沒有。止有王摩詰一人有科第，又還虧得岐王幫襯，把爵

輪。袍。打。了。九。公。主。關。節。纔。奪。得。解。頭。若。不。會。賣。緣。鑽。刺。也。是。不。穩。的。只。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及。至。詩。不。成。詩。而。今。世。上。不。傳。一。首。的。當。時。登。第。的。元。不。少。看。官。你。道。有。其。麼。清。頭。在。那。裡。所。以。說。

文章自古無憑處，惟願朱衣一點頭。

說話的，依你這樣說起來，人多不消得讀書勤學，只靠着命中福分罷了，看官不是這話，又道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只這些福分，又是趕着興頭走的，那奮發不過的人，終久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畢竟未到榮成，應得的，但是科場中鬼。

神弄人。只有那該倖倖的時來福。該連連的七顛八倒。這兩項嚇死人。先聽小子說幾件科場中事體。做箇起頭。有個該中不撞着人來幫襯的。湖廣有個舉人姓何。在京師中會試。偶入酒肆。見一夥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飲酒。聽他說話。半文半俗。看他氣質。假斯文。帶些光棍腔。何舉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這些人見他獨自一個寂寞。便來邀他同坐。何舉人不辭。就便隨和歡暢。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隊。且又好相與。盡多快活。喫罷散去。隔了幾日。何舉人在長安街過。只見一人醉臥路傍。衣帽多被塵土染污。仔細

一看，却認得是前日酒肆裡同喫酒的內中一人，也是何舉人忠厚處，見他醉後狼籍，不像樣，走近身扶起他來，其人也有些醒了。張目一看，見是何舉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臂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條汗巾來，汗巾結裡裹着一個兩指大的小封兒。」

何舉人道：「可拿到下處，自有何舉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處去，下處有好幾位同會試的在那里，何舉人也不道是甚麼機密勾當，不以爲意，竟在衆人面前拆開看時，乃是六個四書題目，八個經題目，共十四個。同寓人見了問道：「此自何來？」何舉

不信者
多只因
田做又
字耳

人把前日酒肆同飲，今日跌倒街上的話，說了一遍。道是這個人與我的，我也不知何來。同寓人道：這是光棍們假作此等哄人的，不要信他。獨有一個姓安的心裡道：便是假的，何妨？我們落得做做熟也好。就與何舉人約了，每題各做一篇。又在書坊中尋刻的好文，參酌改定。後來入場，七個題目都在這裡面的。二人多是預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元來這個醉臥的人，乃是大主考的書辦。在他書房中抄得這張題目，乃是一正一副。在內朦朧醉中，見了何舉人扶他，喜歡與了他。也是他機緣輻輳，又挈帶了一個姓

過的、這些同寓不信的人、可不是命裡不該、當面錯

醉臥者人

吐露者神

信與不信

命從此分

有個該中了、撞着鬼來幫襯、收揚州興化縣舉子、應
應天鄉試、頭場日、餉睡一日不醒、號軍叫他起來、日
已晚了、正自心慌、且到號底厠上走走、只見厠中已
有一個舉子在裡頭問興化舉子道、兄文成未、答道
正因睡了失覺、一字未成了、不得在這裡、厠中舉子
道、吾文皆成、寫在王諱紙上、今疾作膽、不得了、兄文

新成尼
有古文
照中正
不必佳
地

既未有，吾當贈兄罷。他日中了，可謝我百金。興化舉子不勝之喜。廁中舉子就把一張王諱紙遞過來。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寫完在上面。說道：小弟姓某，某是應天府學家在僻鄉城中有賣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訪之，便可尋我家了。興化舉子領諾，拿到號房照他寫的謄了，得以完卷。進過三場，揭曉果中。急持百金往尋賣柴牙人，問他叔子家裡。那牙人道：有個叔子上科，正患病疾進場，死在場中了。今科那得還有一個叔子舉子大駭，曉得是鬼來幫他中的。同了牙人直到他家，將百金爲謝。其家甚貧，夢裡也。

不料有此百金之得，闔家大喜。這舉子只當百金買了一個春元。

一點文心

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

能助今科

有個該中了，撞着神借人來幫襯的。寧波有兩生同

在鑑湖育王寺讀書，一生儇巧，一生拙誠。那拙的信

佛，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禱告，願求明示。場中

七題，那巧的見他匍匐不休，心中笑他癡呆，思量要

耍他一耍，遂將一張大紙，自擬了七題，把佛香燒成

字，放在香几下。拙的明日早起拜神，看見了大信道

笑 果可暗

是大士有靈，果然密授秘妙，依題遍採坊刻佳文，名
友、愈、課、摸、擬、成、七、篇、好、文、熟、記、不、忘、巧、的、見、他、信、以、
爲、實、如、此、舉、動、道、是、被、作、弄、着、了、背、地、暗、笑、他、着、鬼、
豈、知、進、到、場、中、七、題、一、個、也、不、差、一、揮、而、出、竟、得、中、
式、這、不、是、大、士、借、那、儼、巧、的、手、明、把、題、目、與、他、的、

拙、以、誠、求、

巧、者、爲、用、

鬼、神、機、權、

妙、于、簸、弄、

有、個、該、中、了、自、己、精、靈、現、出、幫、襯、的、湖、廣、鄉、試、日、某、
公、在、場、閱、卷、倦、了、朦、朧、打、盹、只、聽、得、耳、畔、嘆、息、道、窮、
死、窮、死、救、窮、救、窮、驚、醒、來、想、一、想、道、此、必、是、有、士、子、

如此精
密觀者
亦不
能脫會
也

要中的作怪了，仔細聽聽，聲在一箱中出，伸手取卷，每拾起一卷，耳邊低低道：「不是如此，屢屢落後一卷。」聽得耳邊道，正是某公看看文字果好，取中之，其聲就止。出榜後，本生來見某公問道：「場後有何異境？」本生道：「沒有。」某公道：「場中甚有影響，生平好講甚麼話，本生道門生家寒不堪，在憲下每作一文，成只呼窮死救窮，以此爲常，別無他話。」某公乃言閱卷時耳中所聞如此，說了其相嘆異，連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這不是自己一念堅切，精靈活現麼？

精誠所至

金石爲開

果然勇猛

自有神來

有。個。該。中。了。人。與。鬼。神。兩。相。湊。巧。幫。襯。的。漸。場。有。個。士。子。原。是。少。年。飽。學。走。過。了。好。幾。科。多。不。得。中。落。後。一。科。年。紀。已。長。也。不。做。指。望。了。幸。得。有。了。科。舉。圖。進。場。完。故。事。而。已。進。場。之。夜。忽。夢。見。有。人。對。他。道。你。今。年。必。中。但。不。可。寫。一。個。字。在。卷。上。若。寫。了。就。不。中。了。只。可。交。白。卷。士。子。醒。來。道。這。樣。夢。也。做。得。奇。天。下。有。這。事。麼。不。以。爲。意。進。場。領。卷。正。要。搆。思。下。筆。只。聽。得。耳。邊。廂。又。如。此。說。道。決。寫。不。得。的。他。心。裡。疑。道。好。不。作。怪。把。題。目。想。了。一。想。頭。紅。面。熱。一。字。也。忖。不。來。就。

跑燥起來道都管是又不該中了所以如此悶悶睡
去只見祖父俱來分付道你萬萬不可寫一字包你
得中便了醒來嘆道這怎麼解如此夢魂纏擾料無
佳思喫苦做甚麼落得不做接了白卷出去罷出了
場來自道頭一個就是他貼出不許進二場了只見
試院開門貼出許多不合式的來有不完篇的有脫
了稿的有差寫題目的紛紛不計其數正揀他一字
沒有的不在其內到哈哈大笑道這些彌封對讀的
多失了魂了隔了兩日不見動靜隨衆又進二場也
只是見不貼出瞞生人眼進去戲耍罷了纔捏得筆

奇幻極
笑

耳邊又如此說，他自笑道：「不勞分付頭場，自卷二場，寫他則甚？世間也沒這樣騷子，游衍了半日，交卷而出道，這番決難逃了。」只見第二場又貼出許多，仍復沒有已名，自家也好生詫異，又隨衆進了三場，又交了白卷，自不必說。朋友們見他進過三場，多來請教文字，他只好背地暗笑，不好說得。到得榜發，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他只當是個夢，全不知是那里起的。隨着赴鹿鳴宴，風騷真是十分僥倖，領出卷來看，三場俱完好，且是錦綉滿紙，驚得目睜口呆，不知其故。元來彌封所兩個進士知縣，多是少年科第，有意思。

的道是不進得內廉心中不伏氣見了題目有些技
癢要做一卷試試手段看還中得與否只苦沒個用
印卷子雖有個把不完卷的遁將上來却也有了一篇
半篇先寫在上用了用不着的已後得了此白卷心中
大喜他兩個記着姓名便你一篇我一篇其相斟酌
改訂湊成好卷彌封了發去謄錄三場皆如此果然
中了出來兩個進士暗地得意道是這人有天生造
化反着人尋將他來問其白卷之故此生把夢寐叮
嚀之事場中耳畔之言一一說了兩個進士道我兩
人偶然之興皆是天教代足下執筆的此生感激無

盡認做了相知門生

張公喫酒

李公却醉

命若該時

一字不費

這多是該中的話了。若是不該中，也會千奇萬怪起
來。有一個不該中，鬼神反來要他的萬曆癸未年有
個舉人管九臯，赴會試場前夢見神人傳示七個題
目，醒來個個記得。第二日尋坊間文，揀好的熟記了。
入場七題皆合，喜不自勝。信筆將所熟文字寫完，不
勞思索，自道是得了神助，必中無疑。誰知是年主考
厭薄時文，盡搜括坊間同題文字，入內磨對，有試卷

口是抄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相同的便塗壞了管君爲此竟不得中只得選了官
去若非先夢七題自家出手去做還未見得不好這
不是鬼神明明要他

夢是先機

番成悔氣

鬼善揶揄

直同兒戲

有一個不該中強中了鬼神來擺佈他的浙江山陰
士人諸葛一鳴在本處山中發願讀書不同過歲隆
慶庚午年元旦未曉起身梳洗將往神祠中禱祈途
間遇一群人喝道而來心裡疑道山中安得有此佇
立在傍細看只見鼓吹前導馬上簇擁着一件東西

彼人何
罪作孽

落後貴人到、乃一金甲神也、一鳴明知是陰間神道、
迎上前來、拜問道、尊神前驅所迎何物、神道、今科舉
子榜、一鳴道、小生某人、正是秀才、榜上有名、否、神道、
沒有君名在下科榜上、一鳴道、小生家貧等不得尊
神可移早一科、否、神道、事甚難、然與君相遇、亦有緣、
試爲君圖之、若得中、須多焚楮錢、我要去使用纔安
穩、不然、我亦有罪犯、一鳴許諾、及後邊榜發、一鳴名
在末行、上有丹印、緣是數已填滿、一個教官將着一
鳴卷、竭力來薦、至見諸聲色、主者不得已、割去榜末
一名、將一鳴填補、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一鳴得中

鬼亦可恨

鬼何王
便道
子報
如此
是與
二便
新舊

甚喜、勿勿忘了燒楮錢、赴宴歸寓、見一鬼披髮在馬
前哭道、我爲你受禍了一鳴認看、正是先前金甲神、
甚不過意道、不知還可焚錢相救否、鬼道事已遲了、
還可相助、一鳴買些楮錢燒了、及到會試、鬼復來道、
我能助公登第、預報七題、一鳴打點了進去、果然不
差、一鳴大喜、到第二場、將到進去了、鬼纔來報題、一
鳴道、來不及了、鬼道、將文字放在頭巾內、帶了進去、
我、邊護你便了、一鳴依了他、到得監試面前、不消搜
得、中中文早已墜下、算個懷挾作弊、當時打了枷號、
示衆、前程剗奪、此乃鬼來報前怨、作弄他的、可見命

才該中只早一件也是強不得的

蹠于求售

并喪厥有

人耶鬼耶

各任其咎

看官只看小子說這幾端可見功名定數毫不可強
所以道

窻下莫言命

場中不論文

世間人總在這定數內被他哄得昏頭昏腦的小子
而今說一段指破功名定數的故事來完這回正話
唐時有個江陵副使李君他少年未第時自洛陽赴
長安進士舉經過華陰道中下店歇宿只見先有一

龍從從
中藏援
即神仙
亦感知

拍案驚奇

卷四十一

尚友堂

個白衣人在店、雖然渾身布素、却是骨秀神清、手格
出衆、店中人甚多、也不把他放在心上、李君是個聰
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裡、道此人決然非凡、就
把坐來移近了、把兩句話來請問他、只見談吐如流、
百叩百應、李君愈加敬重、與他盟爐同飲、款洽倍常、
明日一路同行、至昭應、李君道、小弟慕足下塵外高
踪、意欲結爲兄弟、倘蒙不棄、伏乞見教、姓名年歲、以
便稱呼、白衣人道、我無姓名、亦無年歲、你以兄稱我、
以兄禮事我可也、李君依言當下結拜爲兄、至晚對
李君道、我隱居西嶽、偶出游行、甚荷即君相厚之意、

我有事故、明旦先要往城、不得奉陪、如何、李君道、避
逅幸與高賢結契、今遽相別、不識有甚言語指教、小
弟否、白衣人道、郎君莫不要知後來事否、李君再拜
懇請道、若得預知後來事、足可趨避、省得在黑暗中
行、不勝至願、白衣人道、仙機不可洩漏、吾當緘封三
書與郎君、日後自有應驗、李君道、所以奉懇專貴在
先知後事、若直待事後有驗、要曉得他怎的、白衣人
道、不如此說、凡人功名富貴、雖自有定數、但吾能前
知、便可爲郎君指引、若到其間、開他自有用處、可以
周全郎君富貴、李君見說、欣然請教、白衣人乃取紙

筆在月下不知寫些甚麼、摺做三個、束外用三個封、封了、拿來交與李君道、此三封、郎君一生要緊事體、在內、封有次第、內中有秘語、直到至急時、方可依次而開、開後自有應驗、依着做去、當得便宜、若無急事、漫自開他、一毫無益、約切記切記、李君再拜領受、珍藏篋中、次日各相別去、李君到了長安、應過進士舉、不得中第、李君父親在時、是松滋令、家事頗饒、只因帶了宦囊、到京營求陞遷、病死客邸、宦囊一空、李君痛父淪喪、門戶蕭條、意欲中第纔歸、重整門閭、家中多帶盤纏、捫住京師、不中不休、自恃才高、道是舉手

可得如拾芥之易、怎知命運不對、連應過五六舉、只是下第盤纏多用盡了、欲待歸去、無有路費、欲待住下、以俟再舉、沒了賃房之資、求容足之地也、無左難右、難沒個是處、正在焦急頭上、猛然想道、仙兄有書、分付道、有急方開、今日已是窮極無聊、此不爲急、還要急到那里去、不免開他頭一封、看是如何、然是仙書、不可造次、是夜沐浴齋素、到第二日清旦、焚香一爐、再拜禱告道、弟子只因窮困、敢開仙兄第一封書、只望明指迷途、則個告罷、拆開外封、裡面又有一小封、面上寫着道、

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第一封。

李君大驚通真神仙也。如何就曉得今日目前光景。且開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可見正該開的內中必有奇處。就拆開小封來看。封內另有一紙寫着不多幾箇字。

可。青。龍。寺。門。前。坐。

看罷曉得有些奇怪。怎敢不依。只是疑心道。到那里去。何幹。問問青龍寺遠近。元來離住處有五十多里路。李君只得騎了一頭蹇驢。迤迤走到寺前。月色已將晚了。果然依着書中言語。在門牆上呆呆地坐了。

有人招
李君
急動了

一回、不見甚麼動靜、天昏黑下來、心裡有些着急、又
想了仙書自家好笑、道、好庵子、這里坐、可是有得錢
來的麼、不指望錢、今夜且沒討宿處了、怎麼處、正迷
疑間、只見寺中有人行走、習有看至近、却是寺中主
僧、和個行者來、關前門、見了李君、問道、客是何人、坐
在此間、李君道、驢弱居遠、天色已晚、前去不得、將寄
宿于此、主僧道、門外風寒、豈是宿處、且請到院中來、
李君推托道、造次不敢驚動、主僧再三邀進、只得牽
了蹇驢、隨着進來、主僧見是上人、具饌烹茶、不敢怠
慢、飲間、主僧熟視李君、上上下下估着、看了一回、就

轉頭去與行童說一番笑，一番李君不解其意，又不
好問得，只見主僧耐了一回，突然問道：「郎君何姓？」李
君道：「姓李。」主僧驚道：「果然姓李。」李君道：「見說賤姓如
此，着驚何故？」主僧道：「松滋李長官是郎君族相識，
吾李君站起身，掣蹙道：「正是某先人也。」主僧不覺垂
淚下已，說道：「老僧與令先翁長官久托故舊，往還不
過適見郎君丰儀，酷似長官，所以驚疑。」不料果是老
僧奉求已多日，今日得遇，實爲萬幸。」李君見說着父
親心下感傷，涕淚破面道：「不曉得老師與先人舊識，
頃間造次失禮，然適間相求弟子已久，不解何故？」主

好僧家
李公所
托得人
歲終可
知

亦見此
高不
著義

僧道長官昔年將錢物到此求官得疾狼狽有錢二
千貫寄在老僧常住庫中後來一病不起此錢無處
發付老僧自是以來心中常如有重負不能釋然今
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無事矣李敖道向
來但知先人客死宦囊無踪不知却寄在老師這里
然此事無箇証見非老師高誼在古人之上怎肯不
昧其事反加意尋訪重勞記念此德難忘主僧道老
僧世外之人要錢何用何況他人之財豈可沒爲已
有自增罪業老僧只怕受托不終致負夙債貽累來
生今幸得了此心事魂夢皆安老僧看郎君行况蕭

條明日但留下文書一紙，做個執照，盡數犖去爲旅邸之資。儘可營生，尊翁長官之日也。嘆了，李君悲喜交集，悲則悲着父親遺念，喜則喜着頓得多錢，稱謝主僧不盡。又自念仙書之驗如此，真希有事也。

青龍寺主古人徒，受托錢財誣不誣，貧子衣珠雖故在，若非仙訣可能符。

是晚主僧留住安宿，殷勤相待。次日盡將原銀二千貫發出，交與李君。李君寫個收領文字，遂催騾馱載珍重而別。李君從此買宅長安，頓成富家。李君一向門閥清貴，只因生計無定，連妻子也不要得。今長

安中大家見他富盛起來，又是舊家門望，就有媒人來說親與他。他娶下成婚，作久住之計。又應過兩次舉，只是不第。年紀看看長了，親戚朋友僕從等多，勸他且圖一官，以爲終身之計。如何被科名騙老了？李君自恃才高，且家有餘資，不愁衣食，自道只爭得此一步差好多光景，怎肯甘心就住？讓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做盡天氣，且索再守他次，把做處。本年又應一舉，仍復不第。連前却滿十次了，心裡雖是不伏氣，却是連年打牝耗也，覺得不耐煩了，說話的如何叫得打牝耗？看官聽說，唐時榜發後，與不第的舉子喫

還有不
出下米
香

失路矣
渠真
同

解悶酒。渾名打罷。耗此樣酒席。可是喫得十來番。起的李君。要住住手。又割捨不得。要寬心。再等。不但攬撥的人多。自家也覺爭氣不出了。況且妻子又未免圖他。一官半職。榮貴耳邊。日常把些不入機的話來激聒。一發不知怎地。好竟自沒了主意。舍着一睚眼淚道。一歇了手。終身是個不第舉子。就僥倖官職高貴也。說不響了。躊躇不定。幾時。猛然想道。我仙兄有書道。急時可開。此時雖無非常急事。却是住與不住。是我一生了當的事。關頭所差不小。何不開他第二封一看。以爲行止主意定了。又齋戒沐浴。次日清旦。

啟開外封，只見裡面寫道：

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

李君大喜道：「元來原該是今日開的，既然開得不差，裡面必有決斷，吾終身可定了。」忙又開了小封看時，也不多幾個字，寫着：

可西市鞦轢行頭坐。

李君看了道：「這又怎麼解？」我只道明明說個還該應舉，不應舉，却又是啞謎。當日青龍寺，須有個寺僧欠錢，這個西市鞦轢行頭，難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債不成？但是仙兄說話不曾差了一些，只索依他走去看看。

是甚密緣故、却其實有些好笑、自言自語了一回、只得依言一直走去、走到那里、自想道、可在那處坐好、一眼望去、一箇去處、但見

望子高挑、垓頭廣架、門前對子、強斯文帶醉歪、題壁上詩篇、村過客、乘忙謁下、入門一陣腥膻、氣案上原少佳釀、到坐幾番、吃喝聲、面前未來、供饌、謾說閒香、湏下馬、枉誇知味、且停驂、無非、行路救饑、或是邀人議事、

元來是一個大酒店、李君獨坐無聊、想道、我且沽一壺、喫着坐看、步進店來、店主人見是個士人、便拱道、

正是
曲盡
情真
法度

樓上有潔淨坐頭，請官人上樓去。李君上樓坐定，看那樓上的東首盡處，有間潔淨小閣子，門兒掩着，像有人在裡邊坐下的，寂寂嘿嘿在裡頭。李君這付座底下，却是店主人的房，樓板上有個穿眼，眼裡偷窺下去，是直見的。李君一個在樓上，還未見小二送酒菜上來，獨坐着閒不過，聽得牌底下房裡頭低低說話，他却任地板眼裡張看，只見一個人將要走動身，一個拍着肩叮囑，聽得落尾兩句說道：「交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會，若是苦沒有錢，卽說元是且未要錢的，不要挫過，遲一日就無及了。」去的那人

道他還疑心不的確未肯就來怎好李君聽得這幾句話有些古怪便想道仙兄之言莫非應着此間人的事體麼卽忙奔下樓來却好與那兩個人撞個劈面乃是店主人與一個驀生人李君扯住店主人問道你們適纔講的是甚麼話店主人道侍郎的郎君有件緊要事幹要一千貫錢來用托某等尋覓故此商量尋個頭主李君道一千貫錢不是小事那裡來這個大財主好借用店主道不是借用說得事成時竟要了他這一千貫錢也還算是相應的李君再三要問其事備細店主人道與你何干何必定要說破

只見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看他問得急切，回身來道：何不把實話對他說？摠是那邊未見得成，或者另絆得頭主，大家商量商量也好。店主入方纔附着李君耳朶，說道：是營謀來歲及第的事。李君正鬧着肚子裡事，又合着仙兄之機，喫了一驚，忙問道：此事虛實何如？店主入道：侍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怎的不實。李君道：方纔聽見你們說話，還是要去尋那個的。是店主人道：有個舉人要做此事，約定昨日來成的。直等到晚，竟不見來，不知爲湊錢不起，不知爲疑心不真，却是郎君元未要錢，直等及第了纔交足，只怕

卷之四
第四回
李君道
怎麼不實
店主人道
這事原
不揀人的
若實實要
做有何不
可那個人
道從古道
有奶便爲
娘我們見
鍾不打倒
去歛銅官
人若果要
做我也不
到那邊去
再走壞這
樣閒步了
店主人道
既如此可
就請上樓
與郎君相
見面議何
如兩個人
拉了李君
一同走到
樓上來那
個人走去
束首閣子

他爲無錢不來，故此又要這位做事的朋友去約他。若明日不來，郎君便自去了，只可惜了這好機會。李君道：「好，攸兩位得知，某也是舉人，要錢時某也有便。」就等某見一見郎君，做了此事，可使得否？店主人道：「官人是實話麼？」李君道：「怎麼不實？」店主人道：「這事原不揀人的，若實實要做，有何不可？」那個人道：「從古道有奶便爲娘，我們見鍾不打倒去歛銅。」官人若果要做，我也不到那邊去，再走壞這樣閒步了。」店主人道：「既如此，可就請上樓與郎君相見面議，何如？」兩個人拉了李君一同走到樓上來，那個人走去束首閣子。

樣，初說了一會話，只見一個人踱將出來，看他怎生模

白胖面龐，麤肥身體，行動許多珍重，周旋頗少，謙恭，舉目看人，常帶幾分蒙昧，出言對衆時，牽數字含糊頂着，祖父現成家，享這兒孫自在福。

這人走出關來，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替與李君道，此侍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見。李君施禮已畢，叙坐了，郎君舉手道：公是舉子麼？李君道：姓名道適，纔店主人所說來歲之事，為望扶持。郎君點頭未答，且目視店主人與那個人做個手勢，道：此話如何？店主人

但見不
知按端
錢難氣
買

道數目已經講過，昨有個人約着不來，推道無錢。今此間李官人有錢，情愿成約，故此特地引他謁見郎君。郎君道：「不，知，病，症，訪，」要錢不多，如何？今日纔有主。店主人道：「舉子多貧，一時間闊不着。」郎君道：「陳那富的拉一個來罷了。」店主人道：「富的要是要，又撞不見這樣方便。」郎君又拱着李君問店主人道：「此間如何？」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話，便道：「某寄籍長安，家業多在此，只求事成，千買易處，不敢相負。」郎君道：「甚妙甚妙。」明年主司侍郎乃吾親叔父也，必不悞先輩之事。今日也未就要交錢，只立一約，待及第之後，卽命這邊主人走領。」

料也不怕少了的。李君見說得有根因，又且是應着仙書曉得其事必成，放膽做着，再無疑慮。卽袖中取出兩貫錢來，央店主人備酒來喫，一面飲酒，一面立約，只等來年成事交銀。當下李君又將兩貫錢謝了店主人，與那一個人各各歡喜而別。到明年應舉，李君果得這個關節之力，榜下及第，及第後將着一千貫完那前約，自不必說。眼見得仙兄第二封書指點成了他一生之事。

真才屢挫悞前程，不若黃金立可成。
今看仙書能指引，方知銅臭亦天生。

李君得第授官自念富貴功名皆出仙凡秘授謎訣
之力思欲會見一面以謝恩德又要細問終身之事
差人到了華陰西嶽各處探訪並無一個曉得這白
家人的下落只得罷了以後仕宦得意並無甚麼急
事可問這第三封書無因得開官至江陵副使在任
有一日忽患心痛少頃之間暈絕了數次危迫特甚
方轉念起第三封書來對妻子道今日性命俄頃可
謂至急仙兄第三封書可以開看必然有救法在內
了自己起床不得就叫妻子灌洗了虔誠代開開了
外封也是與前兩番一樣的家數寫在裡面道

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開第三封
妻子也喜道不要說時日相合連病多曉得在
先了畢竟有解救之法連忙開了小封急急看
時只叫得苦元來比先前兩封的字越少了剛
剛止得五字道可處置家事

妻子看罷曉得不濟事了放聲大哭李君笑
道仙兄數已定矣哭他何幹吾貧仙兄能指
點富吾吾賤仙兄能指點貴吾今吾死仙兄
豈不能指點活吾蓋因是數去不得了就是
當初富吾貴吾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
數分明止是仙兄前知費得一番引路

我今思之一生應舉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時節到來還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數已前定天下事大約強求不得的而今官位至此仙兄判斷已決我豈復不知止足尚懷遺恨哉遂將家事一面處置了當隔兩日含笑而卒這回書叫做三拆仙書奉勸世人看取數背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時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鬱抑不快了

人生自合有窮時 縱是仙家詎得私

富貴只緣乘巧奏 應知難改蓋棺期